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馬氏南唐書卷十三至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璧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三

宋馬令撰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
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
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
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

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於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

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亦晏然不
介意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於東宮熙載譚笑而
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於
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
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之黨大忌之烈祖山
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
議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於熙載之手旣葬遷知制誥
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

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於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於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

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
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
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
何不食剥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紉故爾時皆不
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
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况忝世舊故不
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
金帛求為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

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賚尚優而謂厨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於昏旦

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
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
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入朝辭復
上表乞住闕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於聖
賢生為萬物之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
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抒誠
已歷於三朝無煨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罪見絕
於時陛下以無為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於時

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
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
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於是
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為秘書監羣婢俄集
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
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贈中書侍郎開寶三
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為不得熙載為相
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頭崗
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
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
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
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敘其
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
一闕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
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署碑碣

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
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為播之聲
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
者以為神仙中人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巡官
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
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為郎時南唐禮儀草創
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正朝廷紀

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於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居制誥論者美之以為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邱拜為諫議大夫而延巳為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

大言黜為江州司士延已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已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於時者

如此

後事
亡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

詩誚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兵於衡遂殺王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遜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

稱

舊史
多亡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貲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闔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祐有僧

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閣筆魴復吟云
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翳塵過
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
號為絕唱有詩百篇行於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係
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量耶
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
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

曰江淮用吾為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
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魂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
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四

宋 馬令 撰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決
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
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
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

後主掩卷為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
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貺嘗謂已詩埒
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
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為詩署於路
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
郎章奏內陰陰日暮好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
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於世

賈島字
浪仙

江為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遊廬山白鹿

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初復
唐制以進士取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
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
之為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
有司為怏怏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會同謀者上變
按得其狀伏罪為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
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
盛傳於時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為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為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蚬蜢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
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
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
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
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昉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
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
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
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郡從事虛白耻其初

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
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為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
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殿陞元宗曰真
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為界虛白為割江賦以
誚云舟車有限汭汀島以俱閑魚蟹無知尚浮游而不
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聞處士隱居有所得乎
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
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於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其先為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徒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為寬會宋齊邱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為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為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離虫臣自少卑而不為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

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
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為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
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
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略後主覽而悅之遂
署為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援引久之不遷開
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
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鉉尤嫉之鉉前通謁而
不署名銜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

客將李師義為隣而師義與錯為姻婭錯因令師義召
昭慶飲潛置鴆於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
仆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
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唯唐春
秋為鉉錯所匿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
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
蘸水青蛇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

於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群公旬沐宴昇元閣
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
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
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
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
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
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
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

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峰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
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
亦卒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入
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
二字倏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
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
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匱

之告僧輒罄素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
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
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洎續至主
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
卷主司讀之驚歎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為
賓首覆考榜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
精於衡鑒元宗命勒喬程文於石以為永式署宣州幕
府考滿遷考功郎卒於官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緡幣陳列於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

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邱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去為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斛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於官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羈旅卧

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
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於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
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
洞嘗有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鴈飛
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驥依前去目
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為當時延譽類如此晚
進儒生求為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
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貲帛稍厚者背衆與

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鍇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鍇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鍇兄弟俱叅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鍇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鍇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賁飾儒者榮之鍇以開寶八年卒於金陵園城中卒之踰月

南唐亡

鉉畧附
歸明傳

南唐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五

宋 馬令 撰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己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為高也物與人莫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

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敘次於左
作隱者傳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
政辟置門下薦為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
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
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
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
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

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
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
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
夢孫為縣令合居此廳爾為鬼神應有祠宇邱墓安得
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
以簡易仁恕為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
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
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

業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遊湘湖隱於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己為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列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為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

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為貴子冀接清光
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為秘
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
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
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
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為離人割斷愁皆
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
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塋此及

彬卒發之得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塋焉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厯象無
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
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邱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
料與齊邱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宋齊
邱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邱亦不為之薦辟陶作詩
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
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昉相
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

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字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

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
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適西山先產藥物數十
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
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
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
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性或寓
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至髀

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拈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谿
澗出而暎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
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
體而烹不加醢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

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

南唐以大
唐為前朝

竹林層建

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
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
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

水北渡後因轉輓於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則
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淩波濶
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
諸生曲講苟獲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
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
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不醉不止
嘗宿於酒家大醉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

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於道旁有里胥
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為誰對曰張谷也炳
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
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為復呵之曰汝
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
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於齋壁云先
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於世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

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
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
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訓晨暮延揖飲
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為之冠帶
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
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負外郎孟賓于嘗
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
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

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為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
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
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
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已繕其訟遂止卒年七
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於廬
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剪
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

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
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
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
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
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
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於隱士劉洞史虛白嘗
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

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
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
言之也

南唐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六

宋 馬令 撰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為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

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耻以
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
伋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
君為堯舜躋時為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
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
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兪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
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
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

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
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
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
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為遽廬則士之
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坏
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贇胡則
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為濠滁二州

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
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素二州刺史拜武昌
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
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
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
悉罷之仁贍以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
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群情乃安

五代史
周師先

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比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
江南錄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當以此書為是

彥

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剋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

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承德兩軍相疑不協仁
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
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
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
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懾
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
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
城中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即至矣仁贍於是城

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
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
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
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歎嗟久
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
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
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
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

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
各一區元宗聞仁瞻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
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瞻拜墀下若受命
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
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
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屋
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為妖以杖驅出之易儒

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
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
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
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於吳時烈
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甚晟為人口吃遇人不
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
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
輕延巳為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

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郎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楊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

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
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
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
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楊泰諸州皆不
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
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
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
鍾謨俱至京師館於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

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侯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甚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

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七

宋馬令撰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
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
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
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

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於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於天兵子

繼勲別有傳

實訓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光閑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劒血服

衲既而擒暉

孟堅初事王昶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

閏及陳覺矯命攻晋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
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
面合勢晋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濘藉簣乃可
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
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
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
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
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

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於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於世父濬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於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

元宗曰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遽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閣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邱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於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

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邱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

實覲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
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也
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
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
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世子
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於承雷後主促之
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

喬意欲與

後主俱死而不忍言

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

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於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人孝悌惇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寔不能成禮後主貸之

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塋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人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免起為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為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隍大興

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
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
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雜然推唱以
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
宗征淮南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
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為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
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
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

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
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為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
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
測也慎勿追逐君為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
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
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
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
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

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於陣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為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趨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侯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為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

赴難令贊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
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
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贊遲之後主命
益急使者旁午令贊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
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贊
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
勢不可禦令贊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
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贊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

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贊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贊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亡

胡則為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於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恐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

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
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
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
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為難也非處
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為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
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
仁贍輩於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南唐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八

宋 馬令 撰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入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
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
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
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為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

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橐籥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嵒巖之安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脩吾身以標準於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

於物忘真於利則清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
予有節魯崇範之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
之不顧遺金皆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二
赤虵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竒之引為親
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親兵
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億滋厚而
主將歛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罷去

常俸不給利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
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為牙將
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
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
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
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緒償
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

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邵之皓謝曰俗吏浼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為使相文義以廕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為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幕

故建州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

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
聞者以規為長者云子遯事後主為監察御史亦有清
節後仕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苟
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

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
用而洽於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後世依勢作威
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性苛細慘烈無所
不為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人哭於路而哀使子
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
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
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
虎作苛政傳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隸大將柴棐棐愛人戢下
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州虔
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
遷諸軍都虞侯徙為左街使皆以嚴酷為理及鎮鄂州
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小大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
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之言市炭
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
炭於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為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為小吏善伺人之私捕獲
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猫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
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
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雖然不
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
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閹豎得以弄其文墨耶其議遂
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吳

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閤人內倖用否輕重不可悉
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夕至旦
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貰之由是富商大賈遺賂內官俾
續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說則閤豎之
職雖無考據而伺隙抵巇竊弄威德亦已甚矣幸而國
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九

宋 馬令 撰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
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
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
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

也是以為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恥
於自明而為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
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史所以直筆書之使
後世為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為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
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
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愀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
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

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太半如宋齊邱陳覺李徵古李
德明鍾謨張巒褚仁規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繼勲林仁
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
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
自亡也為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
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
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
子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為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為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逋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為泰州遷仁規為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掾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宣徽使陳

覺有宿嫌密啟其狀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
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乃召以為靜江軍都虞侯
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
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過而為讒佞所間辭甚訐
斥烈祖下其事命陳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覺往按
歎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
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

和州

王建封少為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
刺史為人剛鷙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陳仁達建
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軍由此
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流竄而建
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
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嘗清要而岑詭佞尤甚謨
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外郎范冲敏頗耿
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

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
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握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
封池州賜死於路冲敏棄市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
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
王知朗奉書於世宗不答未幾楊光舒泰斬相次潰元
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
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答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

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効貢賦世宗
猶不答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
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
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
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邱陳覺等
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
於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
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為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邱黨

與追贈德明素州刺史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為軍校常從
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
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
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為理吏民安輯入為諸軍都虞
侯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
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
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

來伐繼勲保惜貲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勲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雲集鬻割繼勲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它無

不薄矣皇甫繼勲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勲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與悟博學屬文穎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楊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為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略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虫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為禮部侍郎

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既秉
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
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冀叅惣庶政謨薦
其所知閭式為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啟多由之初李德
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邱同議至是
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
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邱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
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密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

諸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壘謀為
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異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
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之故未即
加誅乃罷其職為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
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監督上道馳
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
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
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

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瘳亦賜死於宣州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

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
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叅議佑立論以沮
之文彩可觀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
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
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
罷其職時江南哀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
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
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

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為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初為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略因以為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

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即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言僊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

行於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以為姦百姓大擾聚而為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即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為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剄平縊於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

宋 馬令 撰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
馬迨乎利害相攻則為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
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
矣或曰宋齊邱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

為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
為一黨而或列為黨與或各敘於傳者何哉蓋世衰道
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
人觀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有黨也予之所論一
入於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於篇者未必皆小人嗚
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邱豫章人也其父誠為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
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邱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

邱並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為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邱依馬因以鳳皇臺詩見志曰嵯峨壓洪泉岑岑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燂爍畫棟沉金碧石路盤磽确倒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鸞鷟梁間燕教鷁石罅虵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

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
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
夜半鼠窻窅天陰鬼敲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著自
怜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曝曝我我
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
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覓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
守與我觀索簷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
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

地為矰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竒其才以國
士待之歛人汪台符投書於烈祖齊邱忌其名頗排斥
之齊邱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
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邱慙即改字子嵩隨烈祖
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叅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
戰功烈祖輔政勵精為理脩舉禮法以遏強衆親附卿
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邱頗有力焉烈祖欲進用之
而為徐義祖所惡乃以為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卒

始拜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邱自以名望甚淺欲為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啟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為大將軍烈祖使元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

祖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己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以為己副遣兼節度使無所闕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勲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

為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邱為左丞相遷司空
徐玠為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為使相張居詠張
延翰李建勲皆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
而已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
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
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為改官
齊邱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
人望吳世子璉烈祖子壻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

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史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邱特判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邱臥疾不出烈祖遣壽王景遂往問之許其

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為衣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為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己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邱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

言宋公之為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為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邱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

窺竊之計與當大難之事皆具陳喬陳覺傳

及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

處之重門外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謬齊邱初館於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為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為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邱為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邱而佯為師授以求媚齊邱謂之曰子

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
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有天道
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過
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邱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
欲取江表故齊邱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之說閭巷
小人之語也龍衮因是著於野錄以欺惑後世而後世
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况齊邱益樹

朋黨以賈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
偽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為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
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
得見則齊邱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
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
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
於我又寘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
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

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邱之所言也伐
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
間其忠言予以是知齊邱之所行也然則齊邱之死自
速辜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二十